

可得出语言符号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在进行研究活动是我们必须把它们清楚的区分开同时也要相互对照着进行观察。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胡子玥

关于本书第四编地理语言学。

第四编分为四个章节，主要是在阐述与探讨地理因素对语言的差异有何影响，又是怎样影响的。

我们都知道，地理位置的差异往往会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例如世界四大文明起源地的不同就塑造了深受其地理位置影响的文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这四大流域塑造了四种自成体系和特征的文明，也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地理位置的差异也塑造了不同的语言，使人类语言在不同地区形成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也形成差异。

地理因素是所谓的外部因素，地理环境是客观事实，由自然塑造。当原则上不可改变的地理因素遇上随时都可能会变的语言时，对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要求很高，但趣味性和获得感也在增大，这也是我选择地理语言学这一编作为读书报告主要讨论方向的原因。

方言与语言的差异属于语系内部的差异，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里都有方言与语言差异的例子。在我们未曾系统性学习普通话语音语调时，很多人是说方言的，但我们认为那就是所有人应该说的话。但是进入义务教育后，我们学习拼音，系统的学习普通话，有的语音因为形成习惯而很难改成正确的。在适应了普通话语言环境之后，其实大家会慢慢发现，很多方言的语调，其实是普通话的变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方言也是各有差异。例如福建省的福建话（闽语）和它的临省广东省的粤语，它们之间必然有相似共通之处，但发音的语音语调区别非常大；我们缩小范围去看，只在广东省内，如果你把三个分别说潮汕话，客家话，粤语的人放在一起聊天，并规定他们只能说自己的方言，不能说普通话，那这三个人是大概率不能交流的，他们的交谈是受阻的，可能说粤语的人完全听不懂潮汕话，但是说潮汕话的人能听懂一部分粤语，但是他们无法不依靠文字只通过说话交谈。再缩小范围，只在广州市内去做调查，我们知道通常是荔湾区的西关人讲的粤语最标准，但由于城市发展扩大，人口的迁移，最开始的粤语语音语调在人与人的交流中，产生一些轻微变化，然后再继续向外传播，所以其实在广州市不同区中，广州话发音是有细微不同的，但那些细微的不同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沟通交流。因为不影响交流，所以只有少部分人真正去深究他们听到的那些不同，而大部分人会因为听懂了那些变音的语音而忽略变音的由来。那么长时间这样，每个地区的人将变调传播下去，变调就成为了正常的语言本身的一部分。由此，最初的广州话逐渐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听到的广州话。这些语系内部的差异也佐证了地理因素对于语言发展的重要影响，有时候我们会在理论层面上去说，在这么小的一块儿区域内，没有大江大河或者高山的阻隔，语言不可能出现差异。但这种说法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就能够推翻上述看法。由此我认为，探求语言和地理因素之间的联系，学习地理语言学，都是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实践经验，不要想当然将自己认为的不经实践就归纳为对的。我们只有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采访，翻阅古籍资料，对比论证，才能真正将地理语言学中的种种性质理论学习清楚。

在了解语言之间的差异之后，我们进一步学习，进入第二章探究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如果说在探求语言内外部差异的时候我们用的例子都是一片片树叶，那么关于地理差异的复杂性的例子就像是树叶的纹理，细化复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对地理差异的复杂

性是这样描述的：理想情况下，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语言。但由于一些客观或人为因素扰乱了这种对应，结果导致几种语言在同一个地区并存的次要事实。但我们真正要去研究讨论的，不是两种语言的相互渗透，结果引起系统改变有机混合的问题，而是要去考虑两种语言在同一个地方并存但不相混的事实。在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开辟他们的殖民地时，我们知道，他们将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社会风俗都一并带了过去，并且要求殖民地人民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例如在南非洲，爱尔兰，布列塔尼，芬兰，立陶宛，都有由于殖民或战争带来的多种语言，并且它们可以在同一个地区相互并存。在马其顿，语言混杂更厉害，可以达到六种或六种以上的语言在同一地区流行。我们知道，在古代地中海沿岸一带几乎都是商业国家，他们需要彼此交流合作通商，由于面积不大，没有大江大河或高山阻隔，因而交流与人口迁移非常频繁。在罗马帝国的语言地图中我们甚至可以只去通过语言的种类和流行地区就可以粗略推断出罗马帝国的变迁和历史。我们几乎可以承认，古代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单一语言的国家绝无仅有。在近代中国也有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拿日本侵华举例，在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要求东北地区的学校给孩子教日语，这是和殖民国家一样的文化侵略，虽然最终的事实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没有让日本人实现他们的文化侵略，但它可以算是一个破坏语言统一的例子供我们今天去思考。

那么除了殖民与战争引起的人口迁移带来的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外，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一个民族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必然会产生这种情况。像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在秦始皇称帝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毫无疑问，虽然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这个大的地区中一定会有不同的方言出现，统一文字是为了交流，那么交流多了，语言也就会趋向一致。何为文学语言？我们通常会理解为，文学作品的语言，但是这里的文学语言不仅仅只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也就是说，当一个统一的国家产生，统治者需要去统一语言，即确定一个官方所用的语言，来方便统治国家，也方便对外交流。统一语言只是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一种被官方确定的语言是外交的重要桥梁和传达工具，它可以对外传达整个国家和民族想要表达的东西。一般在选择统一（共同）语言的时候，统治者会选择那些传播人口数最多的，或者是文化最先进地区的方言，或者不考虑这些，直接去选择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作为统一语言。那么当一个没有流行于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一个所谓很“小众”的语言突然被提升为统一语言时，它本身的语言特性就会慢慢减少，而成分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其他方言会为了配合统一语言而掺杂进统一语言，这种语言会越来越不像自己，最终演变为掺杂很多成分的统一语言。但是，正式语言的确立并不会威胁到土语的存在，土语依旧会流行于地区中，这样就会形成同一个地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现象。

那么地理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通常会认为，人口迁移和地理位置的绝对阻隔会产生地理差异，毫无疑问，以上两个因素对于地理差异的产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一定不是主要影响。《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一种流行于界限分明地区的语言带到另一个同样界限分明的地区，过一段时间，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语言会在不同方面产生差别。这其实并不是地理阻隔带来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忽略，殖民者将一种语言带去一个地方会有时间差异，有可能殖民者今天听到的语言和他明天带去的语言是不同的，因为人都会遗忘，所以，地理差异最大的原因，是时间的原因，而并非空间的原因。如果任由语言自己传播发展，那么它领域内所有地点上都有可能产生土语差异，那么这样的现象传播年份过久之后，同一地区的语言分歧就会越来越大。而后我们讨论出语言和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波浪的传播更多是由于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在作用。

无疑，语言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不是几千字可以将其讨论清楚的，但是通过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这一编，我们最起码可以了解一些地理语言学知识，纠正一些固

有的错误思想，并且能从中获得学习语言学的重要方法，去实践，去采访，去读书。

语言的“千里之行”

——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六编有感

2020 级汉基 1 班张允晨

【摘要】《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十九世纪语言学家索绪尔思想的结晶，涉及音位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基础的重要理论。《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六编：地理语言学主要讲了语言或者方言在地域上产生的差异、如何去界定这样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因素又有哪些，索绪尔提出了迁移理论和波浪理论，并用理论框架去证明语言的差异。

【关键词】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迁移理论，波浪理论

一、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是活跃于十九、二十世纪的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创始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将语言研究纳入了符号学研究的视野。观其语言学研究的背景，首先，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学术热点集中于“印欧语系的共同来源”，但其研究范围仅限于“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依旧薄弱。回溯索绪尔的理论根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非常符合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使其对语言进行本体论性质的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还受到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们都认为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刺激（经验）—反应（主体）的过程。同时，索绪尔的成长背景也为其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土壤，索绪尔出生于一个学者世家，家族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这使其在科学思维的陶冶下成长，索绪尔父亲的挚友是一位研究语言古生物学的学者，在他的指导下，索绪尔很小就学会了多种语言，并开始了语言学学习。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广而深远，在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产生发展，他们各有侧重，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顶峰，其也影响了乔姆斯基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转换生成语法。《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索绪尔本人所写，而是由索绪尔的学生巴利和薛施霭根据听课学生的笔记和索绪尔本人的一些手稿整理而成的。巴利和薛施霭是根据索绪尔提出的基本原则来整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所以其中缺失的《语义学》并非不重要，而是其并不在书的基本结构之内。

《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语言学研究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开启了语言学新的研究道路，同时，其也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符号学理论被运用到文艺批评之中，组合、聚合关系学说被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之中。

二、我将第六编：地理语言学作为阅读对象的原因

根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以及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又可以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即在同时轴线上钻研的“静态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即在连续轴线上用发展的眼光求索的“演化语言学”，总的来讲，内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统中的内部秩序，例如语音、语法，而外部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则更加具有“多样性”，包含语言学与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多个接触点，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我认为内部语言学更倾向于“专精”，而外部语言学更倾向于“广博”。而我选择将《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作为阅读对象，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作为外部语言学的“地理语言学”，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容易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寻找论据去论证索绪尔的观点，也就更加容易去理解其中的理论。第

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以官话方言、粤方言、吴方言为代表的十大方言，在大的方言背景下，辽阔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又给了无数种小方言以生长的土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对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有一种敏感与好奇。第三，地理语言学更加“广博”，涉及到更多的领域，这可以帮助我了解到更多的知识，也在未来用学习与实践去更好地消化这些理论。

三、我所理解的第六编的内容

地理语言学归属于外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地理上的拓展、方言分裂等方面的语言学。在地理语言学中，可以根据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异而对语言进行分类、推究其原因。语言的差异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语系之间的差异，语系是有亲属关系即共同来源的几种语言，有些语系可以互相比较，但有些语系因为“绝对的差异”只能在语法上、语音上进行比较。第二类是语系内部的差异，语系内部的差异又分两小类，即语言的差异和方言的差异，方言是分歧轻微的语言，语言和方言只有在量上的差别，而没有质上的差别。如何寻找语系内部的地理界限呢？索绪尔认为语言同方言一样，没有自然的界线。“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没有自然的方言”，方言的确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另一种是用方言的一个特点确定方言，即得到一片面积，后者是不适用的。方言特征的确定方法则采用“等语特征线”，即创新波浪，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一致，就大抵可以说是方言。语言的界限可以理解为规模更大的方言。语言之间可能是渐进的过渡，但也有因为居民迁移、两地冲突、共同语拓展等原因造成的过渡痕迹的淡化或消失。

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可能是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且这几种语言并不相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殖民渗透，殖民者语言和土著居民的语言并存，例如英国十九世纪殖民印度，将英语带去了印度，而如今印度英语和印地语并存，是印度的两大官方语言，也可能是游牧民族把语言带到各地，我想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华侨为经商到东南亚地区定居，将普通话和粤语、闽南语等方言带到马来西亚等国家，华语与马来语、英语并存。语言的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同时体现在文学语言和地方话上。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同时指经过培植的、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语言，例如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即为整个中国服务的文学语言，而同时，各地保有自己的独特方言，普通话和方言并存。

接下来，地理差异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索绪尔的回答是：时间因素。索绪尔认为，语言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迁移理论和波浪理论分别论证了地理差异的产生。在迁移理论中，假设有普及 a 语言的小岛 g，g 岛的殖民者将 a 语言带到了另一个小岛 g' 上，a 语言在 g' 小岛上扎根，因为时间因素，一段时间后，g 岛上的 a 语言演变成 b，而与 g 岛有地理隔绝的小岛 g' 上的 a 语言则演变成了 c，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都为英语，但三地在地理上隔绝，在短暂的几百年内，三国的语言有了各自的发展，产生的不同的语言风格。而一片无隔绝的大陆上，语言地理差异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里，索绪尔提到了“创新”，在波浪理论中，以一种语言为根基的大陆上，在一定的地区、分明的区域发生了一定的创新，这些创新的边界如波浪线般扩张，这些区域的创新并非像拼图一样界限明确、能恰好拼合在一起，而是互相融合、界限互相交错的，甚至创新发生的区域是无法预见的。这样的创新使语言发生地理上的差异。同时，在书中，索绪尔否定了地理差异产生的“社会因素”，认为海拔、气候等地理因素是“无法回答的”，仅从广维度上强调时间因素，但我认为第四章“语言波浪的传播”中对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的介绍恰好解释了“人”在语言地理差异中的作用，也就是地理差异的“社会因素”。“乡土根性”是分立主义的力量，让语言更加“孤立”，而“交际的力量”则恰好相反，交际的力量促进语言的扩张和内聚，发挥消极作用时，它消灭方言，在发挥积极作用时，它

传播创新，促进语言的统一。“乡土根性”与“交际的力量”在同时发挥力量，但两者强度有所不同，所有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在迁移理论、波浪理论、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的理论之下，语言的差异产生并不断加深，造就了今天世界上丰富的语言资源。

四、我的疑惑与困难

首先，是“地理语言学”的定义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地理语言学”主要阐述了语言的地理差异问题，同时用了假设论证，也运用了“等语线”等图示，涉及到“迁移理论”、“波浪理论”等理论。在汉语地理语言学是指“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少有“语言地图”的运用，同时，索绪尔忽视了社会因素，这是否意味着“地理语言学”的定义在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

其次，“方言地理学”意味着“通过研究方言的地理分布，我们要重建语言变化的历史”。研究方言是研究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方言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而我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理解上的困难，在读《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在理解最基础的词汇上，我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在绪论中提到的“音响印象”，是否可以根据“视觉印象”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听觉印象”呢？其次，我对全文的理解有些困难，需要不断理解并梳理文本，确定文本中的逻辑结构，把文本拆分合并到我的逻辑认知框架之下。在书中，作者多用以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印欧语系语言为例，因为对这些语言不够了解，所以对文中例子的了解并不到位。总之，在阅读本书时，困难较多，需要多读、多思考才能理解一些内容。

五、我的收获

阅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机会看到语言学那广阔而绚丽的天空，并建立对语言学的初步认识，从而引导我们步步深入语言学的殿堂。

事实上，第六编“地理语言学”并非索绪尔学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但阅读第六编，结合对全书的浏览，不仅让我对如何从地理也就是时间的角度去分析语言或方言的差异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让我获得了语言学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改变了我对语言学的偏见，让我见到了语言学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广博而又精深的领域。

《普通语言学教程》最精彩的部分在于音位学、符号学和其中的结构主义，这些内容在理解上更有一定挑战，但也正是这些观点，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道路，甚至影响到哲学、文学、社会学研究，在对语言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我会努力去阅读这部分内容，深入了解语言学这片天地！